V
K 711.82
L961

册：20

聖人先得　然耳　詹養沉

證同然於先得而知聖人無異於人之心也蓋所異于人者聖而所不異於人者心稱曰先得亦豈有加于同然之外哉今與人言人則相與安之矣及與之言聖人未有不驚焉者也乃曰聖人亦人耳則其驚益甚今與人言心亦相與安之矣及與之言聖人之心未有不疑焉者也乃曰聖人亦同此心耳則其疑愈深而頓不必疑也亦不足驚也今夫理義之可欲也夫人而知之者也知理義之可欲則人之明理守義者多矣聖人已獨取而欲之或飾之于詩歌或褒之于史冊而人有不懼欣鼓舞者乎且非徒懼欣鼓舞而已也臣以告其君父以詔其子曰若

580875
SEP 18 1940

然者乃聖人之所取也有不相率而趨者乎夫人之相率而趨者皆聖人之所取也則是聖人未嘗有異于人之心也但我得後而彼得先耳（先字點蒸然後）今夫非理義之可惡也夫人而知之者也知非理義之可惡則人之棄理蔑義者寡矣聖人已獨取而惡之或抑之于詩歌或刺之于史冊而人有不痛心切齒者乎且非徒痛心切齒而已也臣以告其君父以詔其子曰若然者乃聖人之所棄也有不相率而避者乎夫人之相率而避者皆聖人之所棄也則是聖人終無異于人之心也但彼得先而我得後耳然則聖人果不足驚也所爭者得失之故耳然我之失也非真有其失也失彼之所得耳彼之得也非真有其得也得我之所失耳而（得字妙解）要之我固未嘗有所失而彼亦未嘗有所得也而人何驚也然則聖人之心亦果不必疑也所辨者先後之間耳然我之後也非真有所後也（先字妙解）後彼之所先耳彼之先也非真有所先也先我之所後耳而要之先者固不淪于後而後者亦未始不可復于先也而又何疑也

是繳還聖人與我同類句要將聖人引得低先將聖人槿得起耳字神吻一跌便靈無一筆不轉無一轉不生讀去若天然有此一轉掩卷熟思意中却無此一轉鈍根人思路庸熟讀此文四面斬絕自悟轉法

聖人　居

孟子曰牛　全章　　熊飛渭

喻言心之至微者、欲人知所操也、夫木之萌蘖、心之幾希、此雖微而可以為美者也、消長存亡、係乎養不養耳、危矣哉、且夫人性有定也、而無定者心、即情亦易持也、而不易持者亦心、顧心之持於未失之先者、全乎理而心之持於既失之後者、兼乎氣、蓋至因氣而遇心、而前之美者可幸、後之美不美者亦可危、吾觀諸物類、驗之聖言、而有以信其必然者、夫天下有何物焉、美不美之介於俄頃者乎、天下有何物焉、如心之美不美介於俄頃者乎、有言其常而物性之美見、人情之美見者、此在物為牛山之木、而在人為仁義之心、有言其變而物有所以不為美、人

清○焦

先作虛應有局法

夫○說○得○好

有所以不為美者此在木為斧斤之伐而在人為良心之放有言其變而常而物非無可為美人非無可為美者此在木為萌蘖之生而在人為幾希之近有言其變而終變而物遂不可為美人遂不可為美者此在木為牛羊之牧而在人為牿亡之不足以存嗟乎山木之美也夫人而知其美也若以失養之故而罪山山之所不受也人心之仁義之美也夫人而知其美也若以失養之故而罪心心之所不受也得養而長固已即失養之餘猶有可以長之之理夜氣者其好惡即未依乎仁義而養之至無乎不仁無乎不義是救敗之術也失此而消則終消矣操之而存固已即舍亡之後猶有可以存之之功夜氣者其好惡即未全乎仁義而操之有至仁之美盡義之美是審幾之學也舍此而亡則終亡矣然則心之出入其可知歟其不可知歟養心者原心之所以任過求心之所以見功乃知孔子為善言心也敢不敬哉

前兩節化板為活後兩節對側為平制局之奇也而所以奇者不在焉畦町滅沒不可方物而題之神理節湊無不盡苟徒索之行墨間則亦見彈而求鴞炙之數也○山木人心孟子俳比畫然若輕點上節而發次節其失之陵暴若兩兩數衍則失之呆矣夾說最為得法

牛山　集

雖存乎人　一節　黃與堅

原良心之所由失與山木同致歎焉夫存乎己者而已自失之不可歸咎于情也以人心而等于山木不深可歎哉意謂物之盛衰無所關于人也而觀物者猶不勝慨歎焉至因物之盛衰忽有悟乎人之得失以二者相較而人之得失與物之盛衰果孰重而孰輕乎則不得不深其辨以致儆於人矣夫存乎山者木也而存乎人者不可思乎人欲于此身之外求一莫可致之物以為存則其存也難人欲于此身之內求一所固有之物以為存則其存也易蓋有是人即有是心有是心即有是仁義所謂仁義者非由偽飾而始有也非因外襲而始得也乃人人所

雖字直起應緊接上文說不是頭上

安頭

此章緊要在存字拔開並得

心字緊根定仁義

共具之良心耳而無奈人之放之也苟其存之則仁周于萬類義植于千古而有餘苟其放則驗仁于一念微義于一端而不足彼山木之失其美也由乎人之伐人心之失其美也由乎人之放然山木失其美而天未嘗不欲使之生人心失其美而天亦未嘗不欲使之復也人自皇降以後天即以此良心畀之旦晝此良心也夜氣此良心也寧以時之動靜分其得失哉然當旦晝之紛擾人心動而天心隱此人之過也而非天之過也當夜氣之清明人心靜而天心見此天之功也而非人之功也當人心之遠離于天而夙夜之靜保猶有若或遇之之時此在天之功尚可以救人之過也當天心之偶覺于人而私感之雜乘已盛莫可如何之勢此在人之過終無以總天之功也夫猶是良心也由放而失者雖謂之失而猶可得之於平旦由梏亡而不存既謂不存則不能復生于夜氣矣夫天之生人與物也以理道之純者歸之于人以形氣之雜者歸之于物彼禽獸囿于形氣必無與人相近之時而人悖于理道反有與禽獸不相遠之時夫至于與禽獸不相遠見者必以為才之不能為善也孰知其有生之初固同賦此仁義之良心者乎嗟乎論及此而凡有心者應凜然自危矣應求所以養之之法矣

此節與上文枝當葉對通篇伴說最得比興體不是無聊閑擒上文法也山木所重在牛羊之牧萌蘖人心所重在梏亡之失幾希力擒

要害其餘迎刃而解故駕冗長題只如無有

雖存　黃

其日夜之　三台　嚴涑

觀良心於所息猶於好惡見之焉夫好惡非即良心也而好惡之相近是良心也觀日夜之所息不猶有幾希可見哉且夫學者存息之功每（心氣從既放後分清）情心而制氣而庸人放佚之後或反因氣而遇心持心而制氣者心為主而氣從之因氣而遇心者氣為主而心從之夫氣為主而心從之則（正與萌蘖相對良心存不多持）幾乘於莫遏而時發於偶然若可恃而未大可恃也良心既放不可為美吾意其時理之既去惟離理之氣獨留性之既亡斯戾性之情肆出是其日夜之間無所為心也氣焉而已無所為仁義也好惡焉而已氣（心仍在只良心放失耳）不命於心其為氣可知好惡不本于仁義其為好惡又可知以彼其心

將不但大異於聖賢即求與良心未放之常人或相近者似亦不可得矣然而不遽爾也旦旦之伐所謂日也吾即觀之於其日日主乎動而動之所極未必無乍靜之時吾更觀之於其夜夜主乎靜而靜之所涵將必有却動之處然以乍靜為息者其息也暫故但觀日之所息則靜不勝動而一日之內終無可據之端以却動為息者其息也久故兼觀日夜之所息則動歸于靜而平旦之際將有自見之體此其時亦非遂有所為心也不過氣焉而已非遂有所為仁義也不過好惡焉而已特僅出于氣則昏愚憧擾之內有所好而非人之公好有所惡而非人之公惡百念雜至雖求其與人近而必無或近也者可知也惟出於平旦之氣則清明寧定之後無所為好而其好可見無所為惡而其惡可見萬感未交雖未必竟與人近而必有相近也者可知也幾希猶在顧可忽哉蓋氣每離乎理故不治好惡以氣而必治好惡以心至於好即為仁惡即為義終不使血氣之強入而亂天理在躬之樂理又時見於氣故反好惡以歸心實即反好惡以歸氣至於好全乎仁惡全乎義亦不過平旦之頃進而復浩然至大之初人其可忽此所息之幾希耶而若之何又牿亡之也

文境澄瑩如琉璃瀉水波脉潆洄珠沫起滅絲縷不隔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清時可

驗良心之萌蘖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蘖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

其日　嚴

操則存今　四句　賈曾

引人善存之功因示人無定之體蓋出入何定惟在操之者能存耳人安可不知所養乎孔子之言示人者微已且人生之始所得於天者性也既生之後所發乎性者情也第與之言性〻入於虛無與之言情〻流於動覺遂為渺茫無據之端欲求人之克自惺存也難矣如消長之係於養者果何物乎求物於有形有色之倫旋見為物者執形色以相求又不見一物夫不見一物將挾何者為擬議與擬物於無名無象之先未始有物者離名象以相擬又未始無物夫未始無物將持何者為端倪與由前而言存乎人者是此本然之質有存而無亡者也若介于

心統性情言形下可如燈影

借上物字發端且喝來句

步〻借上文影射

壬辰

有存有亡之頃焉可任天而游由後而言不足以存者是此放失之後有亡而不存者也若處於或亡或存之餘烏可逐物而變無他存亡之莫必惟操舍之自主耳吾將測之以時乎時而旦晝其出者可慮也時而平旦其入者不可自問耶時而牿之反覆其入而復出者甚危也時而息之日夜其出而仍入者不亦甚微耶如是吾烏乎知之將欲問之以仁吾有吾仁而知有仁者誰更欲明之以義吾有吾義而知有義者誰抑欲示之以好惡吾自有好惡而知為與人近者誰不亦出入之無時又何鄉之得而知也哉蓋人之運用吾身者有氣誠善養吾氣氣亦樂為吾用人之主宰乎身者人不止有氣若耑任乎氣吾人反為氣用是何也能操則為得為長不能操則為失為消能操則為日夜之生息不能操則為旦晝之牿亡能操則為仁義而無難不能操則去禽獸而不遠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果何謂與則惟心之謂耳

截去末句便成虛縮心字直指不得若室室無着竟如擊拳望拂打燈射覆不成說話矣純用上文襯托影射層波疊嶂應接不暇題位原自虛還有背摩青天足亂浮雲之勢○其所以用得上文着者竟在孟子口中掀翻捲蹴以為通章收拾之地末幅一點便住正得引結意例若順孔子語氣一句便都用不着○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

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為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為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抱合上文結歸操字脉縫絲毫不爽

操則　賈

魚我所欲　全　趙炳

取義有同心受萬鍾者忽失之也夫舍生取義為二者之不得兼也生與義得兼矣乃反取萬鍾而舍義何其心不如行乞時哉且夫人有心而欲惡生焉人心有欲惡人身之所以有生死也而我謂欲之害心也（破的之論足以）（儆人）溪於惡蓋貧賤之時多見可惡故心以危而得出富貴之時多見可欲（前後理脉盡出）故心以安而恒溺也使人之本心終始自然則天下之物簞豆不輕萬鍾不重我與人皆得用於其中未獲死所吾又安舍生焉無利於我（如要駕之馬非庸手所能控勒）又安取義焉奈何心變而為欲惡天下可欲之事甚多皆緣生而起生（洞筋擢髓無不奇快）惟一身而欲中有萬情物多於身正氣以失貪生之中無生也天下可

惡之事甚多皆至死而消惡有萬變而死中無一惡身之既忘禍福皆齊一死之後無死也而世無賢者鮮明此義嗟乎人之生死豈在多乎

（清言刺人）

簞食豆羹亦能奪我之死生而去也而嚀蹴相加行乞不受舍生取義

（轉得變幻）（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

誰不如我然亦幸而其為行人乞人也使富貴之子忽焉遇難忍而不

（乞為奴可哀也）（此一轉念）

能舍也吾知其必忍辱以就矣即不然而或行乞之間忽然動念苟留

（直偷入禽獸而不知以后雖知之而不得不然矣紛紛夫之皆坐此）

吾身他日富貴我所固有今之屈者少而後之樂者多則不受者受矣

（落下便利）

不屑者屑矣無怪乎萬鍾在前舍義而併及其禮也夫不受萬鍾尚未

（真蹉過不得）

至死生義之得兼者在此時而義利之不得兼者亦在此時乃徘徊莫

決終於喪義獨何為乎為其身與以物遷形形不加壽為其心與以己

（名言可錄）

徇物欲益反損意其為宮室與為妻妾與為窮乏得我與宮室高矣而

心日卑妻妾親矣而心日疎窮乏厚矣而心日薄胡不思向者身死之

時乎夫人一旦身死居我者弗能留我愛我長我者弗能代我有求於

（真說得痛快真說得來冷）

我者弗能報我此時為我有者惟此不義之心耳反不如向者本心尚

（此轉更匪夷所思今日富貴明日行乞又）

存雖行人乞人猶得稱人焉若令未死之日萬鍾之有蕩然而無遺行

（是一番面目心術真說得可笑可哭）

乞於道非禮相加惻然心動吾又知其必舍生而取義也而惜也萬鍾

（名言可錄）

累之也然則世之無萬鍾者多矣何以不皆義士心無萬鍾受之亦廉

心有萬鍾不受亦貪也夫舍魚取熊掌人情類然胡獨明於此而昧於

彼也

自本心喪失。但為利欲所驅使。為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胷中總舍箇萬鍾不得。彼赫燁者無論已。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于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于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于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于方技求萬鍾。尤為失心之甚者也。此作闡發盡情。似哭似罵。似哀似笑。今今日名士之為門客幕師講學善知識藝術隱者。讀此一過。皆當汗流淚下。

魚我　趙

學問之道　節　朱彝

大賢明學問之要。而人可知所求矣。夫放心而不知所以求。故為學問以求之。學問而尚不知求放心。則亦美事于學問哉。故孟子為指示其道曰。夫人食味別殺被色而生。其哀樂喜怒之情。率無以異於人。然則其心蓋未嘗不在也。心在則心曷為乎放也。其一曰不仁也。心之所以為主宰者仁也。物至而化焉。是失其所以為心也。其一又曰不義也。心之所以為斷制者義也。欲勝而從焉。是有心而若無心也。[illegible]放也。亦仁義之心放耳。雖然。心放也。吾弟當求之心。仁義之心放。吾亦弟求之仁義。求仁斯仁矣。求義斯義矣。且吾之所以求仁義者。獨非仁義

直接心字人原

心字兼仁義說

精細

一轉人不能到白沙甘泉以來徑無見及此者

此

之心乎哉而又不然也今夫仁義雖本乎天良而氣稟既殊則因心而每見其理之難今仁義雖存乎固有而天機日淺則日習而每覺于事之多違吾自以為仁義矣烏知其見之不精而不無少過與不及也且又烏知其持循之弗至不少疎而復失之也聖人曰是非學問不為功是以為之詩書為之師友皆所以明仁義之理焉耳仁義之理既明則知識漸充而有以克復其清明之德為之物恒典禮為之盤盂刀劒皆所以深仁義之養焉耳仁義之養既深則夙夜匪懈而有以復還其純一之更然後知古聖賢之為學問以迪來世者甚有具也今之為學問者則不然誦其詩書習其師友行其物恒典禮佩其盤盂刀劒問其學曰我迷矣問其問曰奚我若也問其所以為學問之道則曰我弗知焉耳是故其高者蹈于空虛止欲守此空虛之心而已空虛之心不可以孤立而長存于是為強制為寂滅然則使人之心日放于省其而不可知者未始非學問之為也其卑者滯于無用亦欲窮此無用之心而已無用之心不可以溯流而窮源于是為訓詁為博雜然則使人之心日放于支離而不知返者又未始非學問之為也夫是以世之人羣相戒曰學問之無益于吾心也如此學問之不惟無益于吾心而且有害也如此而學問豈任受其咎哉吾是以正告天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正惟求放心所以要學問知求放心乃是學問之道兩邊說來方得
○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上兼仁義下專論求
放心則不違于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文
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
仁一層耳此能兼統仁義立說直透本原非經生庸見所及蓋孟子
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
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
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為馬也

學問之道　節　　衛既齊

知學問之要而求心有方矣夫人有心而不知求此學問之所由起也
然則觀學問之道不愈見求心之急哉今夫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
（根定首節說人總是心）
（字真解）
已下此不能無待于思勉之勞則攷稽之功尚焉蓋器數皆神明之寓
而見聞即涵養之資于是知聖賢之詔我多方摠欲還其所固有而已
吾為放心而不知求者思之思夫古之人有先我而求者矣古人既先
（首句跌來醒施道）
我求之而又立之法以便後之求之者于是乎有學而無如世之人知
（字乃見）
學之道者鮮也思夫今之人有先我而求者矣今人既先我求之則必
能啟其緒以助人之求之者于是乎有問而無如世之人知問之道者

鮮也亦思學問之道豈有他哉要在求其放心而已矣心之易溺而難返也貴治之以識學問所以充其識也探索精而是非見則中有定力矣積累久而本末通則內有依歸矣即有時靜攷由來似非典籍之所能益而要其得益于典籍者深也不然昔之人何以孜孜于藏修息遊之業而不敢憚勞歟心之難得而易失也貴純之以養學問所以資其養也凡杖箴銘自生其敬敬故能一也絃誦歌舞自生其悅悅故能安也即有時有感一致似非名物之所能助而要其求助于名物者素矣不然昔之人何以勤勤于鼓篋卜諸之文而不敢稍斁歟然則世有馳情浩博而內治或疎者不知學問之道者也苟非靜驗于神明之地即淹雅足矜幾何不同于玩物乎惟是研悅久而清明自生清明生而義理愈著則心以學問而純者學問亦因心而見天心之所以來復者其以此也哉世有專事求心而遺棄名象者尤不知學問之道者也苟不極其究致之功即冥心內守幾何不同于宕佚乎是故赤子之心至一而急資養正之功聖哲之心至純而不廢修來之力蓋有未放之心無可以不求之心心德之所以充全者其以此也哉

不讀宋五子書不知此文見處字字滴水滴凍○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為金溪姚江邪說所亂但講做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自以為得而已矣語氣不知其流入於不必讀書窮理邪說去

也此作發明最切實

學問之　衛

此天之所　二句　王元士

人有克全于天之分而立則未可任天也夫耳目心思天與之天不能為我立之也亦曰我固有可恃者是所貴于先立耳且論人于賦形受質之初無一非自然而具之者也然受之也以自然全之也則以勉然（立字中有工夫）雖體處于皆備而功固有獨尊夫亦貴擇術者之知所從事耳人生有耳目又有心思亦皆知天之所與乎天予我以效靈之事即予我以制（便分賓主）乎效靈者之事苟虛中順應雖聰明皆為有用如以我之賦形原有兼重而縱不及持也則奉天為己褻矣天與我以外者之職即與我以用乎外者之職苟靜觀不惑雖視聽總非無因如以體之在我不容偏廢

而肆不及防也則承天為已誣矣是故世以耳目為天之所與吾亦以
（此字清）
（楚）為天所與也世以心思為天之所與吾不得謂非天所與也第天既與
（此句中便有以小奪大之理在）
我之後以耳目役心思也聽之以心思役耳目也聽之天固不能入人
隱微而伸其抑制之權要以質之天心則役耳目者天之意而役心思
（此處要分明耳）
者不可謂亦天之意也然後知天之期乎我如是其不苟也且天既與
我之後以心思治耳目而耳目為有功以耳目亂心思而耳目為有過
天亦互存其用以觀吾克治之力要之盡其在我則為過者不必于耳
目即為功者亦併不于耳目也然後知我之受于天如是其非輕也吾
思之吾重思之世亦有先立乎其大者乎我生之攻取多端惟此極要
而居者為可守試思理至而能持欲至而能辨者何為乎此不恃天下
之不來而特吾心之不往也去馳騖之勞而耑事乎心志此日之神明
政堪靜驗耳聖賢之致力無多惟兹天懷純固者為可久試思御物而
我常安却物而我常定者何為乎此不貴兼治于其紛而貴耑治于其
獨也絕朋從之擾以獨守其至貞此日之操存甚覺澹靜耳惟有其大
而知在我之嘗尊惟先立乎其大而知淵微之有主世有先立乎其大
者乎吾思其人吾愈重其人矣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揔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首句開示得
分明則下句湊理自緊而不盡語氣亦自輕放妥帖矣◎孟子為邪

說以理義為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為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為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

此天　三

詩云既醉　節　陸龍其

根上文三字。得所以不願語氣。

大賢引詩以明良貴。欲人知所思也。蓋人惟不知良貴。則以在人者為可願。誠取既醉之詩思之。何必外仁義而有所願哉。今夫人之貴于己者。仁義而已矣。仁義積於中而達於外。固天下之至貴也。自人不之思。而始覺在己之可願。不若在人之可願。可願之在人者日益重。則可願之在己者日益輕。遂不復知其有貴焉者矣。試反思焉。而己之可願者。固昭然也。則貴之有于己者。亦昭然也。詩言之矣。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夫詩所謂德。非即仁義乎。是豈仁義不足貴。而詩重言之乎。抑豈天下之貴。猶有加於仁義而詩重言之乎。夫使仁義果無足貴。則在己無

直喝

出老手

一句中舉全節

引詩兼二段先直點過淨法

提清

可貴矣使天下之貴猶有加于仁義則在己亦無可貴矣吾以為是未取仁義之積於中者思之也抑未取仁義之達於外者思之也未取仁義之積於中者思之則仁義之可願必不若膏粱之可願何則膏粱之在我者實仁義之在我者虛也進而思焉而仁之備乎萬善也義之宜乎萬事也何其充實而可樂乎鍾鼎之奉有時可易而仁義不可易吾自餒焉則竟餒矣吾欲飽焉則竟飽矣人能禁我膏粱之飽而不能禁吾仁義之飽天下有飽焉如是者哉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是何如貴也未取仁義之達于外者思之則仁義之可願必不若文繡之可願何則文繡之加我者顯仁義之加我者微也進而思焉而仁義不期乎令聞而令聞至也仁義不期乎廣譽而廣譽傳也何其短赫而可慕乎黼黻之華有時可移而令聞廣譽不可移吾欲棄焉則竟棄矣吾欲施焉則竟施矣人能竟我黼黻之施不能禁我令聞廣譽之施天下有施焉如是者乎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是何如貴也今而後可無舍其所固有而求人之所有矣今而後可無舍其所至貴而求其所不足貴矣以此為貴則真能貴者也以此欲貴則真能欲貴者也吾願人之思之也

良貴即上章天爵孟子以仁義為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即仁義也仁義之積中為飽其彰著于外為聞譽俗眼倒重

德字以仁義註德貼詩則今聞一段苦無根株須增無數分解閑文
終不膠粘直提仁義二字作主自然安頓平穩眼大心細僅見斯文

詩云既　陸

高子曰小　全　章貞

怨以仁親惟恐小弁之不怨也夫怨者慕之至而仁親之極也君子讀
小弁恨宜臼之弗怨矣而高子欲使之不怨何也且天下至愛莫如父
子乃當憂讒畏譏嘗痛心疾首而不足豈聊示不寧蓋思有道以處此
（勤義最高通章意盡）
則呼號涕隕之下仁孝全而至用亦出也昔自檿弧箕服亡徵鬻器之
（提怨字立案）
年川竭岐崩禍烈廢申之日踧踧周道將為茂草宜臼不知怨而其傳
教之蓋小弁所為作也而高子乃疑之曰怨予觀古今來女戎召禍而
（古文）
小人者恒屬耳其間以搆兩宮之釁至于父子相忍亂亡家國孝子于
（陝宕）（寬宜臼步步）
此蓋豈徒壞木舟流之比也此時為宜臼者將膽依膝下則在內身危

（通出怨字）

而艷妻之威難犯將埽清君側則稱兵不順而床第之蠹難除故太子（斷獄）（斬戮）罪不在出奔在怨慕不深而以過遺君父也使太子而仁其親者則繁（即帶出仁親）霜日食何不援天變以規親亡人負疚何不聞號思以悟主迨驪山既（此方緊緊以通怨字）（且使宜臼心折）（篤論）弑之後定難勤王義殺載路何不糾諸侯以討賊集羣旅以殲方是幾（帶點題語有法）以越人視父而與談笑者等君子讀小弁蓋未嘗不痛惜嘆恨于平王（再作一）（小收古法）之不怨也如以凱風當此將不獨為親諱過而有虞大聖且必能以仁（帶點有法）孝行智勇而乃懷我國賊忘爾世仇捐棄舊京逡巡河洛前不能以誠（斷獄斬截）格後不見其枕戈不有小弁天理滅人道絕矣其烏容不怨且夫為天（還他部伍）子父不若庶人平王之親也期女子以聖善七子之志也須嚚素賤怨始而以慕終有虞氏之尊養也夫子刪詩存小弁序書錄文侯之命蓋（人作一小收古法）（怨字中正有挽回妙用惟此說得透）己傷宜臼之不深怨矣怨則可以不遷先王先公寔爾式憑而揚水不流乃惟聞申許之戍怨則可以復國彼黍彼稷感深行野而誓封錫爵遂終穆文武之藁春秋懲詩而作所由托始于平王也夫平王蓋未嘗怨也而亦不能怨非小弁太子非人子矣其何以為人君而高子乃疑之曰怨何也

高子謂小弁過于怨孟子謂小弁正當怨作者又謂讀小弁而恨平王之不怨古人意思必如此發明得盡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消弭挽回功用鄰在怨字中出虞

舜只以怨而致元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寔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懟所由分也後幅最明此義

高子曰　章

高子曰小　全　張玉書

以怨濟孝之窮說詩者所宜知也蓋處倫之變者惟怨可以全仁孰謂小弁之詩不足語孝哉且從來家庭骨肉之際未有徑情處之者也況父子之親根於天性乎慈與孝相感匹夫亦勉為仁人慈與孝相違聖賢曲全其孺慕明此義以事親則常可也變可也談笑可也涕泣亦可也昔宣臼以嫡子見廢其傅為之作詩以寤王至今論者以為平王之得位也不能辭萬世之口寔何也以其懟也其猶得為人子也賴有小弁之一詩何也以其怨也固哉高子乃猶以怨疑之嗚呼由高子之說不等父子兄弟于越人而驅天下于不仁不止也今夫六經之教大旨

歸仁而小雅之衰窮極斯怨天下幽憂繁冤委曲難白之隱惟怨可以達之人主信訛甘讒口舌難爭之會惟怨可以回之故論其迹疑于親而流之也似彰君父之過原其心寔不忍疏而愈疏也務爲毛裏之仁不然平時積誠感悟既不能底親于無過及不幸有過彼以一怨塞責是尚得爲人子哉夫親之過不大亦不怨也彼龍鬚召殃而宮寢之鏁目熾非僅同不察罪之申生投兔靡措而宗枋之詭何人人難爲不得國之泰伯親之過延及于宗廟社稷故親親之怨亦求告白于先王先公而欲太子與凱風之七子同處得乎所可惜者小弁之詩怨而太子故未嘗怨也怨則未有不慕者也驪山之禍千古未聞弑父之俛一旅莫問倘以大聖人終身慕親之義責平王我知其無所逃罪矣嗚呼豈非怨之不終以至此哉使古今之人子盡以虞舜爲法則當其始深山號泣無不可格之親心決不至有身遭放廢之事及其後九廟烝嘗無不克共之子職更何至有終天隱痛之時其怨深者其仁至其仁至者其孝大明乎此可與說詩已

其寔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即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即帶慕字意如此則不啻去而萬里矣文于此處看得分明故將大舜平王七子說得縱橫貫穿打成一片而無鎔鑄牽合之痕古文作手

高子曰　張

高子曰小　全　王焯

怨以全仁小弁之孝也夫小弁而不怨仁親之謂何觀于虞舜益知怨之不足非矣烏得與凱風同日語哉嘗謂錫齡嗣服而豐鎬之大業已成廢申奪嫡而西岐之王迹遂熄父子之間事關宗社誠非細故也後之人讀其書考其遺事貴得其用心之所存甚毋輕肆譏議而使仁孝之志終不明于天下也昔我周自日月告凶岐崩誌變赫赫宗周遂悲離黍驪山之禍千古痛心迨宜臼既立忘大仇修小德東遷避患棄九廟而勿顧戍申及甫胡討賊之無聞太子誠仁愛其親而若是乎君子讀史至此未始不廢書而歎曰宜臼不可為人子矣雖然宜臼不可為

○竭○句○有○針○線○

○轉○手○便○捷○

人子而孔子刪詩存小弁則宜曰猶可為人子矣何者屬毛離裏而恭敬及于桑梓壞木舟流而咏歎形于假寐太子雖非仁愛其親之人而小弁則誠仁愛其親之詩也不至于越人視父而以家國之存亡為談笑之道者賴有此怨慕之誠耳何高子乃以怨疑之哉且夫賤德貴色喪亡之所由基非若寒泉在浚僅係一身之節也奪嫡立庶禍亂之所由兆非若井廩水火無關邦國之大也是則平王之所處較虞舜為更難而顧欲其引咎諱惡如七子之所為已耶蓋親有時怒子而子不可以怨激親之怒親有時疏子而子不可以怨益親之疏觀夫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則幽之疏乎固已甚俟為之乎者不痛心疾首以冀親之悟將疏者益疏久安所稱仁其親者哉然則平之事幽當奈何曰如舜之事瞍而已積誠以通之號呼以悟之以齋慶而致孔若庶天變可弭人怒可釋而幽之受禍亦不至若是之烈也乃平能言之而不能行卒以出弃全其身坐使西京遺緒蕩然不存平非始終于怨者要之小弁之詩無足多疑也或曰平不知怨而其傳敢之為作小弁是小弁惟怨平之不怨也高子奈何反以怨疑之哉

平王之孝可議而小弁之怨不可議論亦人所窺及而出落融化頓挫跌宕非熟于古者不能至此

高子曰　王

先名實者　全　　馬世俊

觀於名實之論、而君子所以自處者審矣、夫名寔者、固觀人之大較也、乃君子之所為、固即聖人之所為耳、而豈衆人所識哉、且夫急于濟時者、無絕人矯世之趨、而狃于徇迹者、多卑論儕俗之見、處末世而議聖賢、則聖賢之心固多有不白者矣、是何也、名寔之心太勝也、如孟子于齊、千里而來、三宿而去、名耶寔耶、當時齊之人皆疑之、有淳于髡者、素辨士、嘗言于王曰、髡賢者之儔也、問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一旦有為人自為之論、而孟子于先後之間、幾無以自處、嗚呼、名寔之于人甚矣哉、以予觀于古今、有名異而寔同者、或行歌而懷虞夏、或

樂道而變夏商或夷猶放傲而棲遲于柳下吾得三人焉曰伯夷曰伊尹曰柳下惠有聞其名而未顯其實者繆公之世魯亦多故矣彼身執國政而僅著拔葵之節何廉矛也閉門却餽將無同耶吾得三人焉曰公儀子曰子柳曰子思有此高其名而彼狀其實者璧馬之朝無苦諍而五羖之下有老臣吾得一人焉曰百里奚有其名亦不甚傳而其實亦不可掩者歌工婺婦間有軼事可考而知也吾得四人焉曰王豹曰綿駒曰華周杞梁之妻此數人者或為兒之所識或為孟子之所識而要之孟子所為極難耳何者孟子固願學孔子者也司寇亦三卿之位也不用而猶淹者且為人乎燔肉非萬鍾之養也不至而遂行者豈自為乎孔子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而仕止久遠且躋于三聖而何有于諸賢雖孺子之歌婦人之哭孔子有過而有感焉然清濁之幾寬猛之漸孔子早有見幾而去者矣夫孔子不嘗去齊乎孔子接淅行而孟子以濡滯去孔子治穀僅見于魯而孟子遊說不及于鄒是必有道焉要豈衆人之所識哉要豈衆人之所識哉

從退之畫記變來其弄奇討好又都在閑處冷處活處用力此等文字不讀幾本線裝書從何摹仿

朱名　馬

周公之封　節　史大成

齊魯有其故封各以百里為準也夫齊魯始封皆方百里豈限于地哉直限于制耳今夫一人首衆建之謀羣藩安保世之業所為苴茅而誓賜履而居者自一二親臣始侯度亦有謹也王章未敢干也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若齊魯可考也古啓宇率由報績而周則并及無功薊祝焦陳帝王之胤滿天下亦漸促同異姓酬庸之壤矣古列土恒遍九州而周或共分一域淮徐青兗勳貴之國半山東亦寔滋十二族偪處之憂矣雖然當日所為不敢過不敢不及者先王兢兢然慎之先公秩秩乎安之也魯之封蓋始周公云周公武王弟也即等曾滕之列與諸

姬開疆亦分所自應耳況桓公把鉞又寔多佐命功也似宜兼地數城如王畿千里之數而東侯虢封為方百里今其文猶載盟府焉是豈無曠土足供貢賦者乎而儉于予魯如此即公又未嘗顧得益封百里中泰山巖巖洞水湯湯謂足以長子孫矣齊之封蓋始太公云太公文王師也即援鬻熊之例以舊傳乞恩亦祿所必及耳況赫赫鷹揚又親與從龍列也似宜開地自雄加三公數倍之籍而營丘肇封亦為方百里今其制猶掌職方焉是豈少開田是建州郡者乎而儉于予齊如此即公又未嘗顧增大郡百里中北至無棣南至穆陵謂足以永苗裔矣夫

（翻譯：況桓公把鉞又寔多佐命功也似宜兼地數城如王畿千里之數而東侯虢封為方百里今其文猶載盟府焉是豈無曠土足供貢賦者乎而儉于予魯如此即公又未嘗顧得益封百里中泰山巖巖洞水湯湯謂足以長子孫矣齊之封蓋始太公云太公文王師也即援鬻熊之例以舊傳乞恩亦祿所必及耳況赫赫鷹揚又親與從龍列也似宜開地自雄加三公數倍之籍而營丘肇封亦為方百里今其制猶掌職方焉是豈少開田是建州郡者乎而儉于予齊如此即公又未嘗顧增大郡百里中北至無棣南至穆陵謂足以永苗裔矣夫）

故父延保七年尚父留守數載而未聞指王京食采率二公湯沐邑者有里既封則賞不再舉也伯叔之國魯為長番衛以下視此甥舅之國齊為雄許薛以下視此故選方無或帝制自為而成其強幹弱枝之大計柳禽既伉法代王伋亦典兵入衛而未聞裂帝都旁壤結兩侯旦蔡獄者百里既封則恩無濫設也淮夷乳而魯乎之魯不得併之山海饒而齊王之齊不得開之鼓強藩無敢蓄食上國亦絕其侵弱暴寡之溪

（翻譯：故父延保七年尚父留守數載而未聞指王京食采率二公湯沐邑者有里既封則賞不再舉也伯叔之國魯為長番衛以下視此甥舅之國齊為雄許薛以下視此故選方無或帝制自為而成其強幹弱枝之大計柳禽既伉法代王伋亦典兵入衛而未聞裂帝都旁壤結兩侯旦蔡獄者百里既封則恩無濫設也淮夷乳而魯乎之魯不得併之山海饒而齊王之齊不得開之鼓強藩無敢蓄食上國亦絕其侵弱暴寡之溪）

憂嗚呼周公以戰定周不以戰訓魯故魯可弱不可亡太公以戰佐武亦以戰攻齊故齊易霸亦易衰今奈何勿鑒於齊而并忘其魯也

有典雅之色有昌博之風有古秀之韻于霍林圓美宗中別換一手筆○只說周制設計便止寫得漢唐以來權畧私心賈長沙衆建少

力非王道也。直說到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此。纔是儒者見本之言。終服得慎子倒。

周公之史

周公之封　節

徐斌

原二國之始封。欲明王制於天下也。夫百里為國。王制之封公侯者有然。魯猶是。齊亦猶是。豈後人而忘之耶。且今諸侯之享有一國也。多受諸其祖宗。抑念其先人之享有一國也。又受之於天子。則欲正後嗣之失者。必稱祖以規之。尤必尊王以示之。而先世封建之典。乃昭其制于不可易。維我周之肇封也。一曰展親。一曰報功。親近者易侈而功高者多偪。所恃有一定之分以限之。而四方無僭亂之憂。維我周之建邦也。一曰尊內。一曰安外。內重者利用合。而外寧者利用分。所恃有互制之權以馭之。而羣服有蟠固之勢。有同姓之封。而周公為之首。則今日之

提出始封孟子立言大義嚴正須知此開口

二此正大而精切

魯斯其後也計公當日以叔父而位上相負扆之烈近古未嘗有也其封于魯也得毋以一本分藩特加異數乎乃由今考之僅為方百里云（開藩有局度）則幅員非不廣而百里之封即本支不得踰其制也凡自公以降其為文昭而武穆者舉視此矣有異姓之封而太公為之長則今日之齊猶仍其號也計公當日以耄年而為帝師鷹揚之勳一時莫與並也其封于齊也得毋以功臣輯玉特加寵眷乎乃由今攷之亦僅為方百里云則版章非不遠而百里之封即元勳不得越其規也凡自公以降其為疏附而禦侮者胥視此矣周先王以武功取天下孟津之會八百西土之旅三千為其臣者皆將有分茅傳胙之望而盛為定制以慰之若曰勤戚如二公而我國家之所裂土以酬者不過如此所以釋覬覦之私為防微杜漸之深計周先王以文德定天下兵甲衅于府庫馬牛散于山林數傳而下安保無啓疆問鼎之奸而先為衆建以弱之若曰尊屬如二公而兩大國之所剖符以滋者不過如此所以廣藩屏之寄為建威銷釁之永圖今天下諸侯國地兼數圻矣有登明堂而錫土者乎吾將以魯齊之故典進而陳之

儉字非儉嗇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摹寫足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

周公之　徐

君子之事　節　陸龍其

大賢于伐國之臣而正告以事君之法焉蓋當道志仁事君之正也君子亦務此而已慎子豈備官而未之聞耶嘗謂人臣事君而不以正誼為期即功蓋天下無庸矣（安得此名臣大儒之言）蓋國家之本務不在一時之強弱而在主術之純疵故人臣之盡忠不在一日之功名而在操術之邪正古大臣正色立朝偉績無聞而天下頌醇臣焉其道固昭然可攷也今日者南陽之舉以事言之則非道也以心言之則非仁也豈未聞君子之事君耶（提句如要）（針鋒射定伐齊道字分外嚴重）君子以尊王守法為學凡一事不可質之先王者不敢為也一念不可質之先王者不敢存也而奉此以為拜颺之具必不敢以富強薄吾君

而必欲以學術匡吾君君子以仁民育物為懷行一事焉必其有益于民生者也存一念焉必其有益于民生者也而本此以為清獻之資必不敢以權術汚吾君而必欲以禮義尊吾君是故其事君也謂吾君之所以制事者有道存焉一事或揆于道上之或戾于王章下之貽禍于兆姓其過非細也事君之謂何而不納君于道耶夫是以汲汲焉引之必使其君之所為可以對祖宗可以福蒼生共循于正大之則而一切功利之謀擯勿使行然後吾事君之懷于茲而慰焉吾君之所以制心者有仁在焉一念或戾于仁王制由是而隳焉民生由是而蹙焉其過非淺也事君之謂何而不納君于仁耶夫是以皇皇焉引之必使其君之所存無負于先王無負于小民相安于純粹之中而一切微幸之念絕勿使存然後吾事君之責于是而釋焉豈不知當強之臣亦能有功于社稷君子以為非道與仁而有功則寧無功焉耳即有時整旅以出而天下畏其威必其畏之者即道也即仁也所以君子在朝雖剛柔竝用而必不于守正之外別有奇功豈不知權術之學亦能有利于國家君子以為非道與仁而有利則寧無利焉耳即有時版圖式廓而一人享其成必其享之者亦道也亦仁也所以君子秉國雖予奪兼施而必不于仗義之外別謀大利君子之事君如此吾子何不聞焉

句句對針慎子伐齊句句照應一戰遂有且不可正大典貴皆見道

之言○有功而寧無功○有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壁本領○舍此而求必濟○便是靡所不為○先自處于蠅狗○董江都之得為儒臣○亦只解道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能逆覩○今狙獪細士○習聞陽明後人顏茂猷李贄之悖論○輒以經濟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奔競○自陷于極惡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為孔墨○為王霸○為儒釋○為朱陸○為人獸○只在此間辨取毫釐耳○可不慎哉○

君子之　陸

舜發於畎　節　孟亮撰

歷稽古人之有為者○其遇殊可異也○夫舜與說鬲諸人○皆卓然千古矣○乃所發所舉如此○其故不可思乎○且夫居今之世○而必曰處困者為聖賢○履順者皆庸流也○亦何以服天下之心哉○然而有志之士○當其落落寡合○因取我今日之所為○揆之古人之所處○始歎古之人不盡生而顯榮者也○亦在乎其人之克自振興耳○予嘗上下古今○豈無身居華膴而其德其業傳之不朽者耶○然而此不具論○夫前無所藉○後無所憑○旁無所代○一旦起而莫有加也○如是者謂之發論○夫上無所援○下無所抑○身無所建○一旦遇而大有為也○如是者謂之舉○嗟乎○自有虞以迄商周

（宅潛先有下節盤旋飛舞）（開展振從）（補襯有致）（中便有天字）（從清發論）

其間之尊而為帝與夫為王臣為伯佐者類不乏人考其軼事誌其生平抑何屈于始而伸于後耶如文祖格而舜徵庸良弼賚而說作相焉適周而四內有盟仲相桓而一匡著績孫叔敖佐楚則寢丘封百里奚入秦則西戎伯之數人者或以德升或以才顯數千載間豈非共歎以為非常之人際非常之遇天下後世所大服者哉乃當其始也歷山耕也胥靡築也斥鹵鮑肆幾終身也堂阜纍臣幾釁鼓也隱處海濱者虞丘之讓非所計亡秦走宛者牛口之下彼所安也嗟乎此時之舜曷嘗有一天子在其意中說焉諸人又曷嘗以為師為相之遇早結之困約也哉乃舜也忽焉而發說焉諸人忽焉而舉抑何屈于始而伸于後耶吾思發者主之已而已尊舉者感之人而人應發者舉者胥有可必之數也然何以富不遽富貧以啓之貴不遽貴賤以基之似乎貧之賤之之日適足以富之貴之而有餘也此何故也抑思發者量宏而業遠舉者名見而功成發者舉者斷非偶然之事也然何以顯不能顯微之極而始顯達不能達抑之至而始達似乎微之抑之之日即所以顯之達之而可信也此何故也天也

此案也斷在下侵綽不得別生枝節不得止于詠歎中寫來淋漓慷慨下意欲露仍含最是子長論贊之妙

舜發　孟

故天將降　一節　劉作樑

大任不輕降天之所以善用人也夫曰大任則非其人未有能勝者惟有所以增益之則天之降是任者豈偶然哉且夫人稍稍屈抑而即頻首喪氣仰天長鳴此其人無論志虧氣敗不克自振即使才略非常為當世所仰望然而窮愁叫號之中其不足養君相之器也久矣吾嘗俯仰今古于舜說諸人而識天心焉蓋天之生是人也使第以名一藝辦一職則順而予之其藝未嘗不精其業未嘗不舉何也其所任者小也若將使之任天下之重則塞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驟以加之將不勝其求矣且夫能分甘予人者常苦者也能推食與人者常

即注動忍二句發端雄偉

必先五句偏說得尊倨

是蓋傑傳論語

飢者也能治天下而有餘者常理一身而不足者也是以處乎拂逆之地行乎困鬱之途者豈其所欲哉吾將收其功于後不得不巧其遇于先（透心先字）（切）蓋以世之所謂聖賢者往往自負其才雖受辱而不羞得揖尺寸之柄誠欲用其所未足非若庸庸之徒所見未遠一不得志計盡無所復之者（直使庸夫喪氣志士勵心）所以安常逸樂之遇造物每以之養庸人而困窮抑鬱之遭彼蒼獨以之鍾豪傑雖然是人而為任大之人也則先知先覺心志既無弗牖之衷亶聰亶明官骸亦無不靈之器如是則雖生而富貴長養逸欲亦何損于天授之才而顧使英雄鬱鬱半生貧賤也哉蓋人各有心每（折出動心氣象弗藏）（心性中即帶不能不妙）能安而不能動人皆有性文能縱而不能忍故當其氣之過張則一發而無餘及其神之既沮遂頹然而自廢惟使反覆顛倒而深折之然後可以忍小恥而就大事故凡勞苦之飢餓之困乏之而拂亂之人謂此天所以減損之亦孰知正天所以增益之也哉甚矣大任之降若此其難也（二比魂奇歷落文章之難）抑世有神明之胄席處富貴彼于拂逆固一無所遇者然而身為大任鮮有顛覆亦獨何歟蓋以睿哲而居尊位亦無自忘艱難倘非兢業亦何以端拱以自托于天下則天之降于是人者為獨異亦有單寒之士艱苦備嘗則其顯榮宜將旦暮遇之然而終身草莽不得盡意可勝道哉蓋以匹夫而司世教亦自比除君相況非窮愁亦烏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則天之降于是人者為更微（孔孟之任自大非奢疑也）嗟乎自古及今聖賢盡然後

之君子可以興矣

人止說得英雄分內不能說聖賢分內此以英雄之氣發聖賢之事蒼莽悲涼純是孔情孟思有不屑比櫛俳偶之意是屈頭肩大擔人氣象世眼或詫以為粗而不知其精細正在粗處也

故天　劉

故天將降　一節　陳俶

天於大任之降厚困之而善成之焉蓋困之不厚而動忍增益者恐有未善也大任之降豈輕言哉嘗謂維天篤生聖賢而責之以非常之業則必以非常之危試之而觀其能勝任與不能勝任故當其天之未定若無意于斯人而厚困之者而不知正天之大有意乎斯人而善成之也（以蕩筆取故將所以之神）若舜說諸人之遇豈非天哉天未嘗責庸衆之人而試以艱難之事恐其一蹶而不振也故遇其人而不能無慎重咨嗟之意天亦未嘗責小智小賢之人而試以大艱大難之事恐其得半而即止也故得其人而不能無遲回審顧之思則吾有以知大任將降之故矣蓋人非大任

（曲寫天意正重在末句如特論只有苦勞五句矣）

之人不足為世有無之數則心志欲其愉筋骨欲其逸體膚欲其飽身與為欲其豐腴而順適庸愚之所望于天者不過如是而天亦若不吝而與之以如是者蓋以殺色之內有斧斤宴安之中有酖毒所謂順之適以戕之而夫人不悟也人為大任之人乃為兩間氣運所憑則有心志而苦之有筋骨而勞之有體膚而餓之有身與為而空乏拂亂之聖賢之所望于天者不意其如是而天亦不先告而歷之以如是者蓋以陽和之氣始于虔劉于霄之姿老于冰雪所謂困之適以成之而是人不懼也若是乎其斷斷必先者何耶蓋以聖賢之心為天下當大任之心苟非動之使出則才智不生無以解紛糾而不惑聖賢之性為天下當大任之性苟非忍之使屈則勇略太過無以經險難而不迷聖賢之能為天下當大任之能苟非增益之使備則文武剛柔無以為左宜而右有此皆天之眷顧乎斯人而使之動忍增益以當大任之降者也故其人類不生于華胄而生于單門以華胄之易于溺人而單門之得以奮志也又其人類不得于蚤遇而得于晚成以蚤遇之福不長而晚成之報始大也舜說諸人其左券與

貧士不辰誰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錢蠅營狗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為伏櫪壯心吾以為反駒逐臭耳五品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曾動忍增益乎讀此令我歎息不已

所以動心　二句

抑乎天者全乎天德與才兼資者也夫德在心性才見乎所能動之忍之且增益之此天事非人力哉且天下有二愚焉其一則恬無所事而自恃以為多平福也其一則躬處窮愁歷落之日而猶不解其何為而然蓋性情以久淬乃堅才猷以充鬱斯出吾於大任者之歷試諸艱而識天心之必有以矣孑然一身貧賤聞於天下傑士所願而滋慰也不可慰者有貧賤之遇無貧賤之力於此知天之震勵斯人必欲取隱微之地而振勵之者也思治有時聖賢不能舍我識者所熟籌而自信矣未敢信者有聖賢之學無聖賢之驗於此知天之阻鬱斯人尚為其平

生所少而阻鬱之者也蓋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勛名皆後起之藉未出而問世先返而問心心欲止也止之而已心欲忘也忘之而已自古至人或無不淡淡於心者要之得力在震動之端耳天若曰（挈動字透快）天下皆靜而此一人則不得處靜動之即所以靜之矣（所以輕飄）張弛皆衆著之美未外以見功先內以見性性有時榮則榮之而已性有時辱則辱之而已自古至人或無不坦坦于其性者要之得力惟堅忍之力耳天若曰人情欲遼而此一人則不屑苟遼忍之政所以遼之矣經營有遠大之略未進而平其能先返而考其所不能百里之才非其才一日之治[illegible]鮮能古至人亦無不兢兢如不能者要之所貴在日新之盛耳天若曰人各有能期自樹立而此一人則不可驟期樹立增之益之政所以樹立之矣然則人之同得乎天者天未嘗不始終維護之也心與性固同得乎天者耳恬養非篤生之罷而阻抑無端遂獨邀帝心之眷以助其神明人之期盡乎人者天又未嘗不始終維護之也其所不能固期盡乎人者耳日月皆荏苒之情而英雄百折耑恃此臨變之裁以生其智勇受大任者何得天獨隆哉（有學問英雄語）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直貫語氣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理固無害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擔頭不起原非豪傑

也責重是人仍從天意寫出此着筆之妙

所以　史

增益其所不能　孫光祀

能其所不能有天焉以命之矣夫欲得是人而任之一有所不能非天意矣其俾之增益也殆將有以焉爾嘗觀古來之成大功立大業者必有所挾持以著其能於天下然所以為此者非一日之故也蓋志常藉于激昂而才尤充于歷變不經艱苦之後不知天之所以愛之者良厚也若是人之苦心志勞筋骨空乏而拂亂也欲不動心忍性得乎人當動忍之時其能詘于一無所用然無所用而務求其用則不容不曲為之計矣故絕人之智勇若有所待以相成人惟心性之內其量可以無所不能誠有其量而欲極其量則不能不力為之赴矣故震世之功名

（氣骨堅微）（能字發泄盡意）（孔明有儒者氣象）（本色語）（正為此耳）

恒有所迫而後起增益其所不能有信然者夫能亦何嘗之有或此能
而彼不能則至於彼而窮矣或百能而一不能則至于一而窮矣惟事
變備嘗而天下艱大之投始有以當之而無阻故增益于平日者必俟
諸積漸以為開成之助殆若有默相於其間者已且能又何盡之有或
此有所能而不能于彼者出矣或百有所能而不能於一者見矣惟艱
危遍歷而宇宙非常之事始有以授之而不驚故增益于困危者必盡
其激發以為啓佑之資殆若有陟降于其際者已蓋至于增益而其能
殆不可及矣使其施之而有所或歉度天心亦有所不安投之以變乃
所以為常夫人未有能處變而不能處常者也所以感憤憂虞亦有呼
動鬼神之日抑至於增益而其能愈不可量矣使其措之而或有難周
即天心亦有所未歉貽之以安必試之于危夫人未有能處危而不能
處安者也乃知艱難險阻亦有轉移造化之權一時之遭遇豈定生平
人事之乖違當思天意聖賢豪傑非增益其能而能若是乎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備稍有闕欠
定到墮坑落塹此意說得分曉其說髒激昂自具英雄本色

增益其孫

人恒過節　王庭

觀於改而知過之益也夫惟過而斯改則作與喻之機見焉不然豈有幸乎嘗觀古今聖賢非生而能然也原其始亦或猶庸人耳庸人而不終庸人則改之功居多焉夫聖賢之徒生而成者什一學而成者什九悔吝之途學問之事也其激勵為加長矣人即不大任亦奈何不知過乎凡人之情過然後改往往見之非徒虛語者大都過之事為人所不樂居惟不樂居也則思去之而并從前之累以去也過之名為人所不甘受惟不甘受也則思釋之而并從前之負以釋也雖改之於過為相起之義而過之得改寔相借之端吾見其向之悠悠不知改也使不作

（記得悚動）（改字方有着落）

（笑妙頓挫）

者俄而作焉改矣然而未遽能也迨過而困心衡慮矣中懷窘辱反躬愴然百計思之而解免者無路也誰無心胸獨忍此乎而後蹶而思起（只如說話吟詩微中）向不努力今努力矣作矣吾見其向之茫茫不知喻也使不喻者俄而喻焉改矣然而不遽能也迨過而歡色發聲矣世情險阻逢人黯然無端懇之而訕叱者皆是也雖有面目將安施乎而後迫而知省向不曉事今曉事矣喻矣是其作且喻也聖賢有之世俗亦有之世俗以開功名之門故始而賤貧卒而榮富聖賢以成修省之益故始而汙辱卒而尊隆是誰淺深大小之量各殊然而成敗得失之理相似或惟上智生而知靈苟凡中材不激厲惡能奮乎夫天之為道也將欲與之必故奪之將欲厚之必故嗇之如苦勞諸端信已過亦不偶然也庸人碌碌日（過而不知改者多矣）在過中而或不迫以見過之一日已意稍可自寬人情因而未甚偷安（令我汗下）旦夕畢生怏然不過而免何如過而改乎是故過者君子之拜請而祈者也（古甚）益莫大於是矣易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用是象也

閱歷人說得手語字字着人痛痒人驚為波瀾奇宕我歎其真實耳

○改作喻都說入學問不作看透世情話頭是其手眼最高處

盡其心者　全章　張玉書

大賢論天人之極功務全其所知而已夫性本於天心之所以盡也知之不至則無以事天而何以立命乎且夫天人相與之際君子舉問之大原也天日在人之中而不思受命于天之道人日具天之理而不求無愧于天之功何惑乎氣數足以動之而智盡仁至之事遠也自天生人而性與心備焉性原於天者也心統乎性者也論功所由入則言心而性與天居其始論功所由全則言天而心與性寓其中要之窮其理而終身以從事焉可也心之思能萬慮而不能離性以盡其思蓋盡之量收效於後而知之量畢致於先也惟全乎其知則天之以理予人者

隱挈亦人所同而此為清確

一句予全

提出知性語倒而理順

人恒　王

無不知矣心之才能萬變而不能離性以盡其才蓋盡之量得其無餘而知之量因乎積累也惟漸極其知則人之以事承天者無不知矣此知天之學也未及於知天吾願天下盡心者求端於性也既及於知天（轉落題界碧清）吾又願天下知性者加功於心也蓋心處于至動而性處於至靜持其（存養）至動者而至靜者優游以俟之此非返諸生我之初而可輕言奉若乎（二字不混不漏）且心處于有為而性處于無為操其有為者而無為者從容以順之此非求諸有生之原而可無慚昭事乎夫存養兼至不獨知天而即以事天是則天人之相與非知不能履其事而非事亦無以實其知天之命（抱上節即起末節機勢密栗）我蓋有不可成貳者而安可不務修身哉自窮理之既深知人世利害不足為憂樂于是旦明之下日修其不棄天之身焉理之定者數不能違而命乃有以立其常矣抑自格物之既至知生人禍福不足為趨避於是俯仰之間日修其不恃天之身焉形之殘者氣不能奪而命又有以立其變矣至於立命而心烏有不盡性亦烏有不盡哉要之天之心與人之心漸遠而以性為之通天之性與人之性亦漸分而以命〻其（收拾明淨）合此心性之極功天人之全學也

三節各分知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始事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終事此文迤邐說來打成一片中間仍復還他節次搏捖最為精密

盡其　張

盡其心者　節　屬長貞

心性合一之學、而知可究其全矣、夫性與天合、而心與性合、此天人合一之理也、可忽其知也哉、且吾人神明之內、不可萬理之不備、尤不可一理之不明、不明一理難以幾萬理之本然矣、而不明萬理難以幾一理之自然矣、故始焉察識者貴其精、既焉通微者達於化、學者不可不詳審以求也、論理之本然、祇有心焉而已、精之則為性、深之則為天、本其一原之歸、而初無間雜之異、論理之自然、祇有天焉而已、賦之始名性、守之始名心、雖有先後之分、而務期原委之合、人顧可不盡其心哉、雖然、心無體也、以性之體為其體、惟有性、而心之體始具、亦惟有性、而

須盡心　盡心須知性　此語却倒

心之體始全夫視聽言貌之官不本肅乂哲謀之德亦何取此空質者為也故於心之數而無虧者必其於性之數而無蔽者也心無用也以性之用為其用惟有性而心之用始真亦惟有性而心之用始備夫男女飲食之情不本陰陽易簡之道亦何取此日用者為也故於盡心之數而無遺者必其於知性之數而不惑者也夫我之性不惑則予我以性者當亦無所惑矣予我者蓋天也人不明於天者非不明於天也不明於天之性也天不能外性以為天而我亦不能離天以為性仁智中和之理皆帝畀之精良所成也能知人物之恒自知化育之極觀理之同原則然耳夫我之性無蔽則秉我以性者當亦無所蔽矣秉我者蓋天也人不明于天之性非不明于天之性也不明于人之性故也性離天者則非性天離性者則非天聰明聖智之理皆天德之懿好所綏也能知百姓之質自知神化之宜審理之要歸則然耳是知理有相因之學焉因心可以識性因性可以識天極難明之理無不從其可明者漸次而出之故睿哲之才有全體亦理有至要之學焉悟性而後可以全心達天亦不外于見性極求明之理無不從其難明者推廣而得焉故聰辨之識有兼功此心性與天合一之學也

精言可珍

還他倒裝語氣

極深微者入其筆端無不化為平常真是奇事

彰靈最細

心性天分際處說得開原委處說得合便如屋裡人說屋裡話極平易極真切然試教時手為之又格格悶悶矣乃知其平易真切者正

深奧之至也理既明筆又快耳

盡其　厲

求則得之　金　鍾朗

正天下之求人亦擇其有益者而已夫求固求其得耳而有益無益何如乎則亦盡其在我而無慕于外焉可矣嘗觀凡人之心力每欲出而與時數相衡故聖賢之所謂人者庸愚恒見以為天聖賢之所謂天者才智又見以為人也（雋聲絕羣）吾將與天下正之天下有自外而至者曰得非我有而致者曰求〻固欲其得〻必事于求也然天下見道者恬于得諉命者怠于求有求之終身而失之一旦未有舍之終身而得之一旦者也（提清舍字忙中閑致）論求之〻功由于得之〻念則得在求先論失之〻慮危于求之〻時則舍又乘求後況乎聖人而蒙艱貞求在道者似亦拘于命中材而（新思奪出機陣瓏璁）

（空中翻撲）

膺福享坐而得者并無事于求意者求之〻力可以惟我而用得之〻數可不自外操之乎吾亦以為豈必無求特其求之貴審所處也豈必無得特其得之無俟于難也今有一事焉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復有一事焉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使一人而兼營此兩事亦必有其勞逸之殊使兩事而並效于一人亦必有其後先之報而功力必有其相因難易自有其較然者何哉當其求也已操夫得之〻數則求之權重當其得也不係于求之〻功則求之權輕有益無益亦可明于人我之分而衡于內外之勢矣夫既名之為我而更奚藉于得乎則求其有得者祇求其無失而我之為我已全且既名之為外而又何事于求乎則喪其所為得者先失其所為求而外之與我自遠吾欲予求者以得之〻功正不必諱言得吾欲予得者以求之〻正又奚庸倖言求哉

（並點上截）（不說然）（又妙）（正得兩〻相較意旨）（有益無益只此透足）（更焦警）

大意在兩結句是也者也語氣指點得神兩扇對炤固是古格近日止以鈎挑衍過味同土蠟讀此妙義層生如壑爭巖競令人應接不暇而兩邊對炤指點之意分外生動真覺此外無奇此外無秀

孟子曰萬　近焉　王恭先

大賢直指人之全體而因推其能備之實也夫萬物皆備此誠體也即仁體也審是而學之求在我者蓋不容已矣孟子意曰君子之盡性也以知天為極天者物我之同原而理之所從出也自世之學者不知理之本然而以為在外也久矣不知天道流行而萬物化生焉由後而觀則異體之不能使為一體也異類之不能使為一類也雖聖人無可如何也原始而論則一物之必有一理也萬物之實無異理也雖庸人有可自信也蓋真實無妄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間而統同無間之妙自足于隨物賦形之際若是者所為誠也仁也誠者天之道而元者善

一句道盡至今

講學病坐此耳

理學語非老子不能下

即從須強恕意倒入

詮首節精實

即能包舉下二節此是理足不似近人提提

（奏語）之長所以皆備也苟學者已盡乎皆備之理而驗諸當體之動靜求所（緊接分出界限畫肰）（反身即在上節）為一言之近于偽一行之隣于詭者而不可得也吾知君臣父子之間（寔証說樂字亦其）必無違性傷心之事而事物細微之故亦有知明處當之則理義足以悅其心踐履益以篤其實而道之在我者夫亦恢恢其有餘矣苟學者（分明）尚未滿乎皆備之量而驗諸人情之施受舉所為所欲之過其望所惡之反其用者而無不可自喻也吾知既明于己自有以譬諸人既推于人必有以極其當形骸撤而天則見勉強久而自然生而理之大同者（一氣倒捲收拾力量完足）夫亦浸浸而庶幾矣學者誠知恕之為道終身可行由是而至于無不二即無不誠而天之所以與我者果有以信其必然矣雖聖人之所以

第天而立命者舍是彼何以焉

此種文簡朴精切置先輩中不可復辨非止形似而已○根據盡在首節首節不的確或誤纏物我或空翻皆備則下二節離根脫節矣此只是首節中剖析得明管攝得盡

萬物　王

強恕而行　二句　周仲球

心有以強而達恕可終身行矣夫恕所由達於仁也而不強則易遠仁同不與心以遽達哉今夫人蒙於後起之意而謂偶至之心坦坦於中吾甚危之也心之不至於漸滅者意盡而必有意生之處迨夫怙欲而安甚於擇理而安則聖賢鼓歌以從者不識恒人何以危苦以拒也然尤欲用此危苦之志矣何者人心愛自便必其達於私也見可畏必其達於公也蓋歷險而動處困而辨而後此心之平者見通者亦見則大公之或來甚有藉乎推致矣人心治私不苦私不可得避也持公不苦公不可得立也蓋幾戰而癯忍嗜而創而後此心之初者明繼者亦明

（語必深雋）（從）（不知中幹出強字徑路幽折都令人豁然歎絕）（王是恕與）（仁交接處）（仁近矣）

則平施之有當夫豈獲於自然矣反身而誠樂固未易言也則吾為求仁者進強恕之法焉立我於物外應至而然不然亦既靜喻之矣行一道義之事順於物者必逆于我斯婉轉自覆也強之以忍性我有所愛必求諸非道我有所惡必求諸道夫而後情積于能制其受制之意漸畏而遠也引物於我心意生而可不可亦既大著之矣行數精明之事作於初者恒倦於終斯隱忍自遁也強之以健行適有所易無以卜喜而矜投之以艱無以氣蕙而懼夫而後志果於能堅而受堅之意漸習而安也雖有天資忍刻時存乎執之所禁則舉動恒見其平淡此以知縱未有不與忍緣也慎未有不與厚緣也一室而通羣惑之指見反其恃己之勇為防己之勇轉移不較捷哉雖有學力醇謹時動乎私之難已則滋長彌見其憤盈以此知一日之來復不遠終身之勿施難純也累進而治中心之欺慊以其攻欲之嚴為攻理之嚴從容不庶幾哉故曰求仁莫近焉通聖賢之路夙夜惟初慎剝復之幾困勉攸力恕可終身行也

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故氣力全在強字泛作恕以求仁籠統不切此章矣諦視其強字刻入處恥心肝劊子手也

強恕　周

強恕而行　節　笠重光

仁有得於力行者、蓋知在我之不可不備也、蓋備物之我、即仁莫有近於此者矣、強恕而力行之、豈敢忘誠身之樂哉、且事有終身求之而不得以至悔前日之徒勞者、必非吾身以內事也、事在身內者、能使愚人與智者同功、不肖與賢者等重、而特不可挾悠忽之情、以傷萬類之氣、以斷天地之心、賴有堅忍之志、以力待其間也、誠身而樂、樂其仁耳、所可患者、有其心而懷之、不能如其心而出之也、相欺于晨夕之內、以圖其便安、而殘薄漸生、遂至為聖賢所不許、如其心而付之、不能如其心而守之也、相匿于微渺之端、以護其逸豫、而澆漓漸積、遂至為名教所

（近展筆空曠）（強字仁恕字皆透筆力蒼勁如鐵）（從不恕之不仁反焰）（自徹）（勒出強行）

重憂若是乎由不怨而流不仁由不仁而為不誠不發：乎喪我哉人生而後弗如吾意者原自多端惟進而求之倫常之際刻責不勝用也明知難以徑情而故忍之一日之錮終身莫之破矣大凡始以堅入者即當堅以攻之并志以謀一理：自非孤積氣以驅一私：復何力由其道而行之行之不自言其荼苦也百年之內發于天懷者曾幾何時惟退而求之日用之微寤思不甚遠也明知可以相通而故絕之一意之執百情隨之靡矣大凡幾以逆成者即當逆以敗之拙于擇私智者無以施其辨貞于治性勇者無以挫其才由其道而行之行之不自畏其遠阻也然則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其餘通德類情大抵從勉強耳我自有為仁之力所求不相貸也以為遠而竟遠之庸人終無與聖人之事以為遠而思近之聖人終不出庸人之心彼思之愁苦尚有鬼神之告況乎反身而得者哉我自有至仁之處所求宜早計也當其近而因以遠之我尚有悔于寢興之日當其遠而以為近之我終無識其耳目之年彼謀之常一尚有羹墻之見況乎終身與俱者哉人亦知所以求之可矣

怨與仁交接處看得分明道得親切并識與皆備原流無不通貫一節中能攝全章却不是包羅枝節閑文直是理足○怨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怨無二理

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他作但似強恕則近仁耳。安得清切如許。

強恕　笪

古之人得　天下　張玉書

古人無必得其志之心、故窮與達皆善也、夫古人之志、將以善天下、而有不可必得者、自重其身則皆善矣、何疑于囂囂哉、今夫出與處時也。持乎出與處之間者。身也。自天下士日爭出于名。而乃以游說自明其學。無問所挾之善不善也。操術已非古矣。古之人。觀變深。故見內而不見外。在國國重。在野野重。原非以身外之知遇卜吾學之盛衰。古之人。責躬厚。故見己而不見人。時行與行。時藏與藏。更不以人世之功名分吾性之榮辱。蓋志之得與不得。有所不計。而身之修與不修。以為深憂也。天下之大。一民不待澤于吾身。其心愧恥。而初未嘗預生其觖望也。

（有身分語）（此句宕得活相）

幸當大道之彰明我知其必有濟矣然而時艱之多阻也皇皇焉欲必行我志而遂覬倖夫當世之我從此身不既辱乎聞之耕莘釣渭之間以一身為萬物引重殆功施未著而聞望已赫然也天下之大一日不施澤于斯民其心憂患而並未嘗時生其悲憫也幸當大道之復興我知其有遍德矣然而遭逢之不易也皇皇焉欲共明我志而止厚期夫吾欲之必得此身將安恃乎我觀樂行憂達之人以一身為萬物倚賴殆畎畝未離而蒼生已待命也然則古人之所自見者善耳何分窮達哉功利紛爭而聖賢道喪此非我之窮天下之窮也曠而觀焉詩書禮樂之煌煌是豈關時數者乎天下皆憂而我身自樂天下皆餞而我身獨尊深知舉世之類我方厥而獨靜觀與廢之故則一旦天人為望即以自淑其身者兼以淑之而何容增損焉且王教浸衰而功存筆削此雖天下之窮寔我之窮也退而思之商周夏虞之微文不即備吾一室乎吾有義而異學可屏吾有德而聖道可尊雖若一身無與乎天下而獨預參經緯之權則一旦朝野敬求即以自被于身者兼以被之而何煩震驚焉嗟乎世仍三代之世學非三代之學吾是以重思古之人矣鶯鶯之遊子得無意乎

此不是誇張語句句鞭辟入裡纔是得已不失望之是上二句扼修身下二句扼善字皆見眼力

古之人　張

達則兼善天下　陸龍其

觀古人道行於達惟其能尊德樂義也蓋德義有以自重斯無往而不善古人不必皆達達則善及天下豈非所養之深哉且論人之功業至化被天下而止矣而古來化被天下之人無非內重外輕之人惟其內有以自重而外之顯晦不足以累之故遇處其晦而道行于晦者遇處其顯而道即行於顯我又得觀古人之達矣古人未嘗有求達之心則道高天下而天下不得覩其休者其常也然古人未嘗無達之時則望隆天下而天下即共尊以權者亦其分也自人觀之則曰能自潔于窮居者未必能自振於明時能以一身立道義之防者未必能以一身擴

夾上句來方活

二比于達字前宕張雲

活

人借上句振出則字

道義之用而孰知古人不達則已達則政教所施有以振起一世之人而天下群趨於善之內不達則已達則德化所至有以涵濡一世之人而天下共安於善之中上而善夫君也不以富強誣吾君而必以學術匡吾君故權謀術數俱有所弗進而誠意正心之學所以感格于夙夜者常極其至則君心漸漬于正大而雜伯之習自此其日遠矣下而善夫民也不以勢分臨吾民而必以性情動吾民故因循苟且俱有所弗事而正德厚生之方所以維持于風俗者常極其周則民心自歸于蕩平而澆訛之俗自此其日移矣蓋其德義有以自重於內而義利之界不足以眩之故其見理也明見理明而天下所當興者為天下興之天下所當去者為天下去之所以一日之謀必周百世抑權勢既共忘于外而得失之念不足以搖之故其用心也一用心一而天下所不敢興者有以興之天下所不敢去者有以去之所以一人之志必協輿情而民之被其澤者此也民之不失望者此也若此者夫孰非尊德樂義之驗乎夫孰非囂囂之驗乎舍是而曰遊非士之所以為遊也

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驕亢其寔自待極卑賤孟子以囂囂語句踐正是義利王伯之辨文得此旨故字字精寔并孟子一生身分本事皆托出必傳之文

達則　陸

待文王而　節　　王昌期

大賢因天下之無聖王而深望於豪傑焉夫文王即古來豪傑之士也然今天下而無文王也今天下而竟無興者哉且吾人顧自立何如耳（奇論驚人）家庭之觀感最親而虞舜無父凡席之授受至切而孔子無師又何論君相作人之澤乎（提勾有刀）商周以來能興起天下之人才者莫若文王當日尋常無聞之輩如兎罝之野夫草蟲之女子最為微賤皆不難奮拔乎西州此有志于興者所以願生文王之時也（凡民便寫得好）然亦有間世一出之人如元公之道德尚父之勳猷為其子臣遂不能獨奇於天地則可以自興者反不願與文王同時矣獨奈何曰待文王而興乎（奇論更得未曾有）夫興而有待必至使

舉世皆凡民且待而後興併可使終古無文王抑思文王未生以前文王既沒以後落落數百年來我將不得為人乎哉嗟乎是殆未覩豪傑之士耳若夫豪傑之士其視文王猶我我即文王蓋或為之先或為之後我之前有文王猶文王之後有我也使我必待文王而興則文王當日果待何人而興也耶抑謂我之無待於文王猶文王之無待於我蓋人同此心人同此理不恨我不見文王但恨文王不見我也使我必待文王而興則唐虞夏商以來諸聖人豈逆知有文王而興者耶是故雖詩書道喪而居仁由義之事必毅然以之自為雖庠序風微而開來態住之修必憮然以之自任雖無文王猶興使其生當文王更無論已然則今世之人亦何必曰待文王而興也哉且也鼓邈望之操而思其家賡榛苓之章而仰其韻讀玉門之書而見其心又安在文王不可復作也奈何天下凡民之多也

奇鋒快剪英氣逼人如見謝顯道胡致堂陳同甫議論令人奮迅激昂興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為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陳同父欲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是此義文於興字暗貼孟子說識力甚高知此是作聖樣子更說甚千塗萬轍耶

侍文　王

孟子曰霸　全章　王曰尊

大賢即民以嚴王霸之辨、而深著王治之隆焉、夫治術純乎王、而民心自不侔于霸、苟得其所以皞皞者、而君子不已與天地同流哉、孟子明王道、黜霸功、而從民以辨之、若曰、治亂關乎主術而粹駁驗于民情自有天下以來王之絕遠乎霸而霸之難竊乎王也久矣、人盡知霸亦知霸者之民乎壺飧之惠煦沫之恩不能盡民而被之或可盡民而感之我擬其民驩虞如也齊秦晉楚之盛大槩如此也人不知王獨不知王者之民乎覆載之弘生成之大實能盡民而被之更可盡民而忘之我擬其民皞皞如也唐虞三代之隆千古如見也吾從其皞皞者思之王

者不言殺而五刑以相束亦何必非殺也而不怨矣蓋大勇皆大慈矣
王者不言利而九穀以相養亦何必非利也而不庸矣蓋至德若無德
矣王者不遽責民善而九德六行以相長亦何莫非遷善也而不知為
之者矣蓋帝則順而知識忘矣夫恩威禮教之渾化固可以驗民風而
刑賞道德之皆忘更可以觀主極君子不必過也而巡行號令之所及
不期化而化焉君子無不存也而洗心藏密之所喻不期神而神焉惟
是天覆于上化育無方而皇極協雨暘之應地載于下施生不息而懷
柔俞河岳之靈夫豈驩虞小補之所能比量哉語治術之醇則稱王者
而教化所發[illegible]動之機[illegible]德之全則稱君子而性情所[illegible]
持風會欲遷之勢嗚呼至矣
直出直落直收全于襯筆頓挫見精神是于守溪鄧定宇家法而其
氣味之醇密亦復肖之

孟子曰霸　王

王者之民　二句　徐致章

大賢懷三代之盛、則為之民者殊可想也、夫民何幸、而生於三代之世也、擬之曰皞皞、民為之乎、王者為之乎、且際末流而懷盛古、恨不身遇其時、願為當世一日之民、可以無憾、吾不知沐浴數百年之久者、更當何似也、必身遇之、可以得性情之樂、即不身遇之、亦可晤諸氣象之間、其已能於懷乎、吾因伯者之民、而愈穆然于王者焉、易伯者治王者之民、不得進王易王者治伯者之民、斷不為伯民無異、不能不以伯與王也、異之矣、伯者即行王者於民之事、而民遽肖其伯之應、王者亦即此伯者於民之事、而民遽肖其王之應、伯與王何辨、不能不以民也、辨之

自然情致都遠

借上擊刺有此英夫

妙甚故王伯之所以分不在政術間也

矣王之于民也何如民之于王也何如吾試擬之殆皞皞如云或取人之民而家有之或為取人之民而已有之其所為者則皆民之不習見也不習見而民之習之也固已久矣非嘗之原能予人以至澹之情則民不覺為非嘗焉已矣芳薇如可覿哉當不徒寤歎之追維爾或躬勤民而躬得民而用之或祖宗勤民而子孫得民而用之其所為者則皆民之必欲求者也必欲求而不必民之求之也又已久矣平夷之業能起人以不盡之思則民遂相安於平夷焉已矣郅隂洵難覯哉殊不勝舉似之莫罄爾且歲月非加異伊時之歲月何舒井疆非加益伊時之井疆何鄙今日者樂得其事而稱說之猶赫赫若前日也姓凡三易而遂如一姓之規模規模則誠示人遠矣處不樂而樂似非三代之人不能言二代之事處極樂而樂即三代之人不能言三代之事當日者不意如此而竟如此大不類人間事也越今數十年如傳當年之情事情事則誠引人深矣王者不以民視民始有此民民不以王者視王者始有此王者之民嗟夫民何幸而生於三代之世也

皞皞句寔難描畫付低手不得不以形容擬議想像思維了局矣既刻琢又極風神含蓄既不虛桃如字又不侵犯下文此為奇絕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言矣漢治尊黃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皞皞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行文

於此等處辨得分明下筆便有把鼻

王者　徐

王民之善以其不知為王者之民也夫民之遷善實自王者為之而當時之民不知也斯為王者之民乎嘗謂天下風俗之原成之者恒在下而為之者恒在上在下者不可不令上知也不知而聽其自變則去古日遠在上者不可令下知也知之而測所由來則不能與古相忘今人不生王者之世以為我去王者數百年志其事思其人猶有一二可知者況生其時者乎而其實不然夫使王者一歲而布一美令斯民寧不樂為更始若欲以更化善俗為民間朝夕之事則必不能以主上之神明與小民日日而計其淳薄夫使王民一事而成一頌聲後世寧不樂

（一反一合觀高一層）（擊動不知虛）（籠大勢）（何等腕力）

為流傳若欲以移風易俗為斯人天性之事則必不敢以愚賤之聰明與人君日日而求其淺深由今以思王民之遷善豈非王者為之乎而當時之民不知也夫使人棄其所素為而勉其所未為一旦圖之數月安之耳乃旦之所就夕思之而又有美于此者則又相與懷之矣意其時民間之飲蜡報田無非王者誥誡勤民之事乃竟以為小民之性情而忘其為聖人之訓迪蓋匹夫雖愚豈無一事出于性情而顧引為維辟之樂愷乎夫人恥其所未厚而勗其所能厚終年效之一日近之耳乃夕之所移旦思之而又有良于是者則又相與趨之矣意其時民間之教海農桑無非王者鼓舞里社之意乃竟以為髦士之可蒸而不念其為天子之可師似風夜勿遑庶幾一事同于長者而誰執為聖主之風聲乎然而無足異也人情之自為良士與夫為人迫而後為良士者必有樂與不樂之辨故當時流風篤厚斯民和吉之氣或得之于父兄或得之于鄉里乃歲久漸磨而相忘為父兄鄉里之德何況君王也然而難遽盡也百姓之教而帥德與不待教而自能帥德者必有深與不深之異故當時民氣雍和民間攸好之德或養之以衣食或風之以詩書乃日漸薰陶而不覺為詩書衣食之事何問聖代也謠俗既成但覺黃虞去人不遠淡漠可愛始知謳歌後世為多猗歟盛哉

遷善有寔際便是王者為之有寔際在皞皞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

象耳。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鴻荒世界。黃老家言矣。孟子所謂王者。
蓋指三代也。於切寔中見超卓。傾倒於斯矣。

民日遷　趙